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七
八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七目錄

南豐曾鞏文四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七

南豐曾鞏文四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紬封倫用魏鄭公之説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

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與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畧固

將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慼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

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灾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内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逺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内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

為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

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

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於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盖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人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内所以治内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内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

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

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

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為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傅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

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
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
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
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
能盡萬事之理則内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於天下
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
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
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

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内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内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

存未及於此内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纎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朱子謂䔥由學文漸見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不為空言此疏在神宗初政勸以稽古雖若老生常談然使神宗果納其言學于古訓則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心不足順等論議必不能入於耳而遜於心矣想當時只作一通文字閲過耳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繁文勝而實意微不如此疏遠甚

為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尤恐未足以

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己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入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

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為已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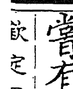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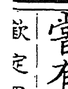
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己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為己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

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絶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廼絶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絶其親而輙謂可以絶其名是亦惑

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

絶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絶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絶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絶其名者葢惡其爲二而欲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葢生於實也廼不知其不可以

惡其為二而欲强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絶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强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踈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踈者相

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為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

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于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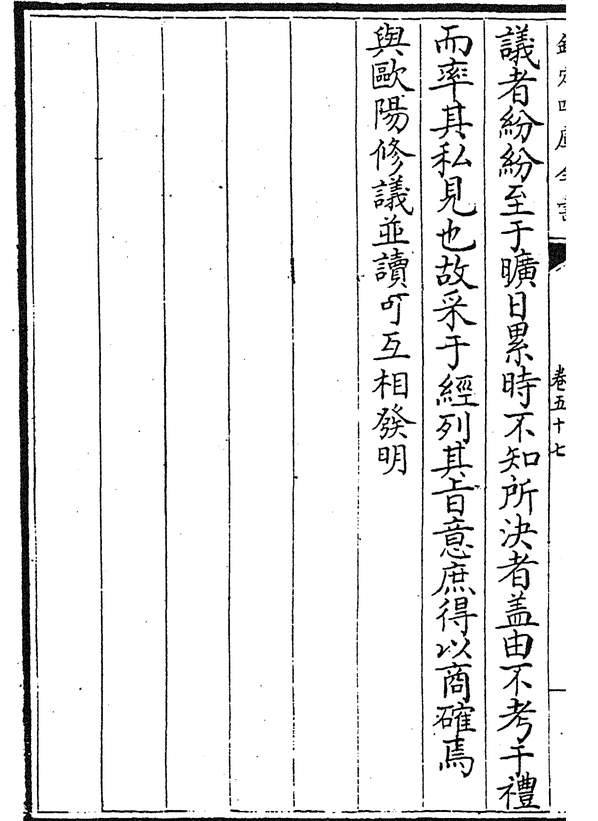
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

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于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于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于光武亦于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于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于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于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于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

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予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于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于禮而不可者也達于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于為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于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于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

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于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册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于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



議者紛紛至于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盖由不考于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于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與歐陽修議並讀可互相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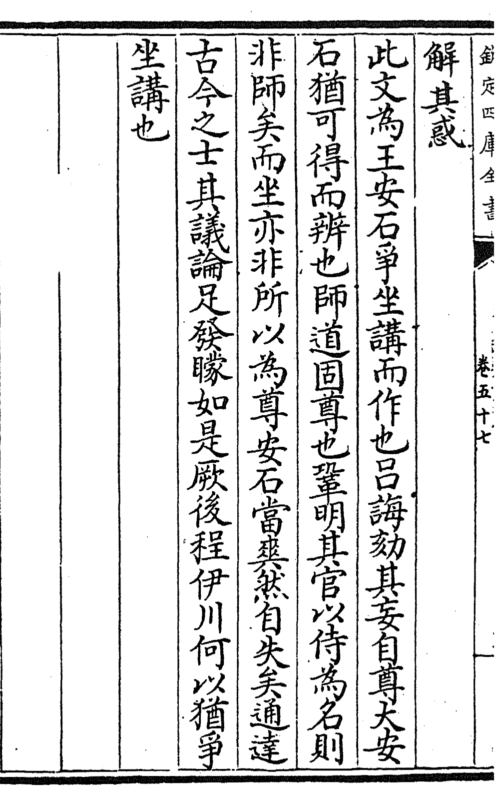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啟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嚽傲非也嚽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

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況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巳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

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為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安歟故為此議以

聖祖御評
計較利處經書通不濕禮所未



解其惑

此文為王安石爭坐講而作也呂誨劾其妄自尊大安石猶可得而辨也師道固尊也輩明其官以待為名則非師矣而坐亦非所以為尊安石當爽然自失矣通達古今之士其議論足發矇如是厥後程伊川何以猶爭坐講也

害得失
遺最周變
可補周
友

救灾議

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于上使者旁午于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

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稟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户計之户為十人

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

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

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于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

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于草茅之中以扞
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
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
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内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于
未然銷之于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
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
被灾之州為十萬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户
常產之貲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

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于今而收之于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于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

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于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于救灾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

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于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于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于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悅于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于可為之時消患于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

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于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辨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盖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國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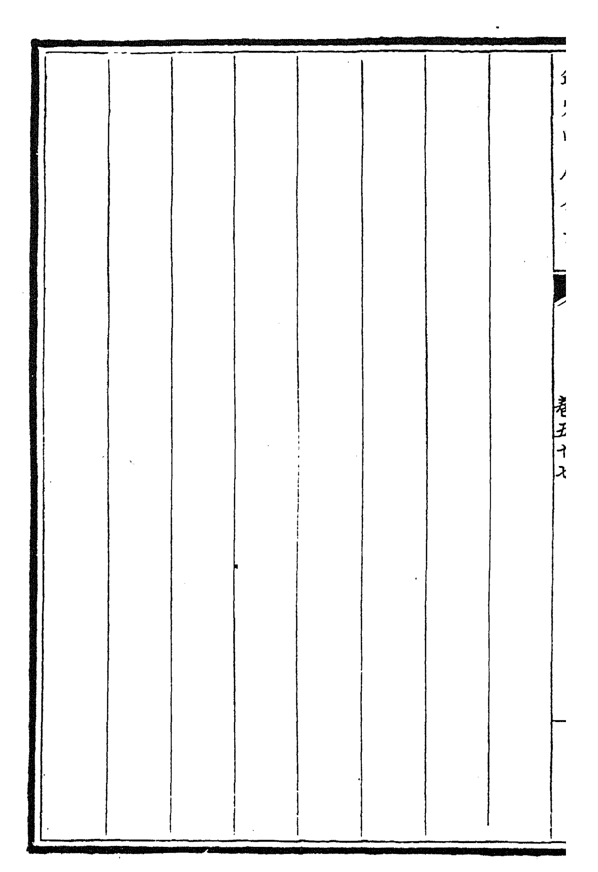
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于救灾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于救灾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灾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于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餘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

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欲舉兩月之賑一旦予民耳而反覆申重至於如此其

煩文士多訕議其非古矣抑知其勤惓之心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傾聽而民不得被其澤語重辭複而不憚煩者正其意之所以為古乎

丘濬曰曾鞏此議所謂賜之錢貸之粟比之有司日遂給粟之說其為利病相去甚遠所謂深思遠慮以為百姓長久計者真誠有之但饑民一户貸之米十石一旦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時量力稍有力者償其半無力者并與之或立為次第之限可也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為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盖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為我銘之余為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盖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釱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

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為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為人踈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踈密一與之傾盖無疑礙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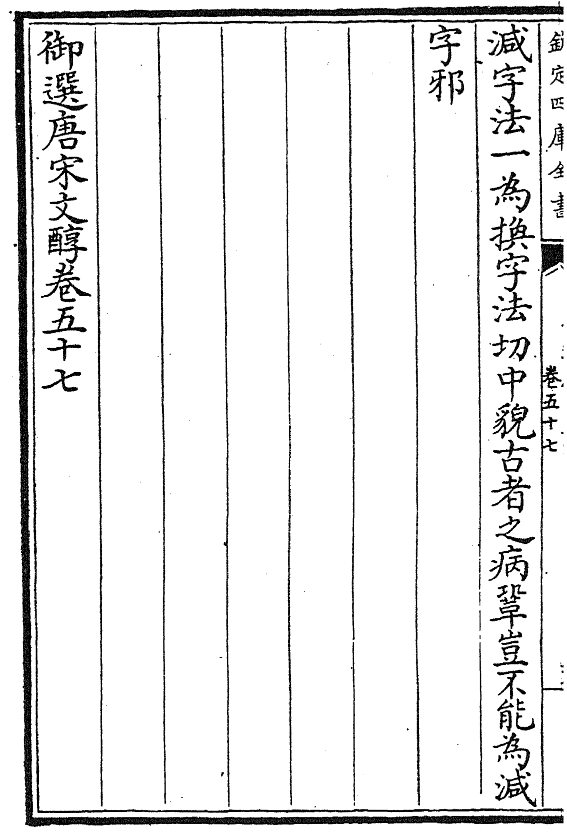
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圍中守禦會其父病歿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歷初詔州縣立學取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始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盖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强之謂人曰是

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為學者所宗盖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為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歷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

七人位侔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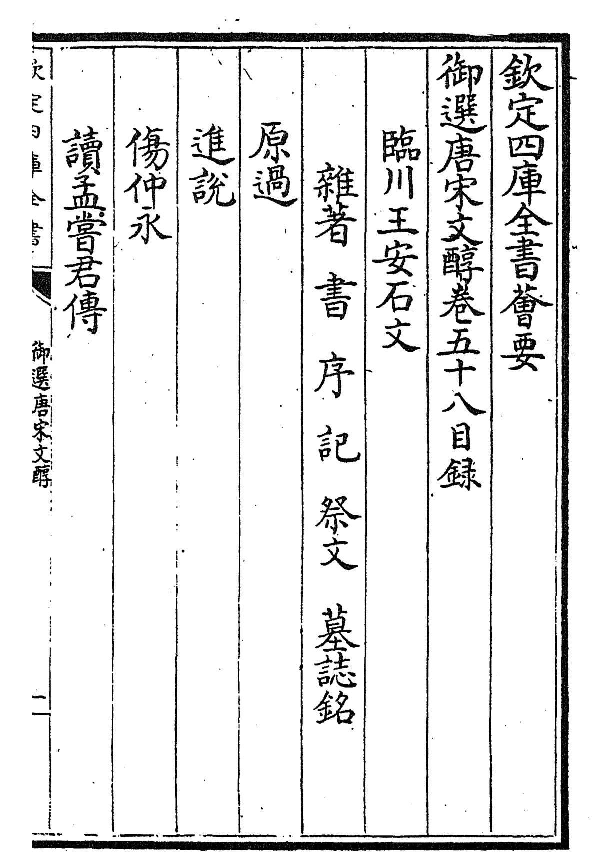
蘇氏𥘉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勞躬以畀孝於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詵詵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廼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鼎金石文字簡貴得史法如是則其他語重詞複人所病為多者蓋亦必有義矣昔人謂學古文者有二弊一為



減字法一為換字法切中貌古者之病葦豈不能為減字邪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八目録

臨川王安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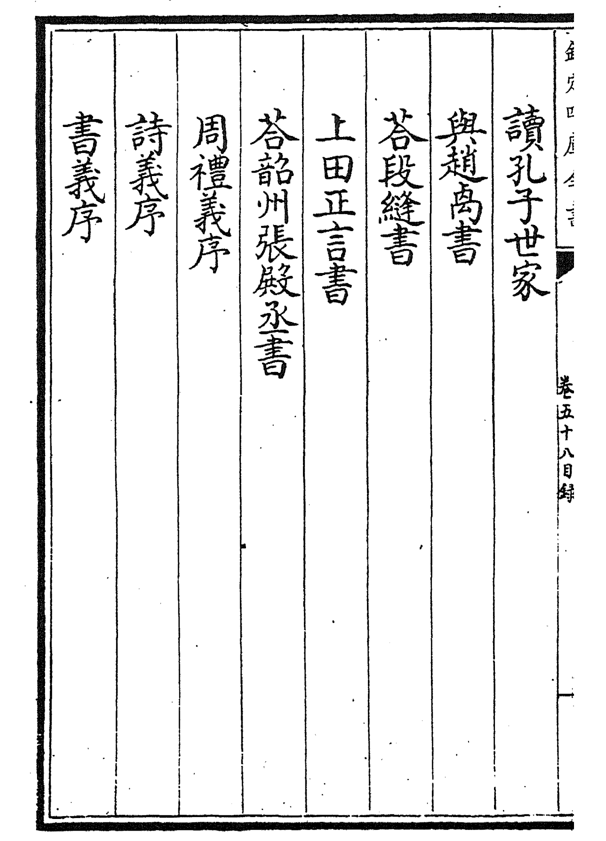
雜著 書 序 記 祭文 墓誌銘

原過

進説

傷仲永

讀孟嘗君傳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八

臨川王安石文

原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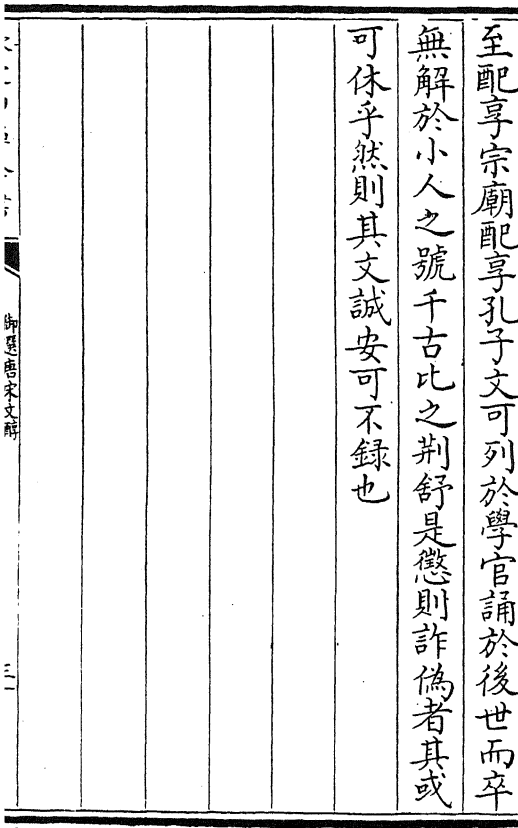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

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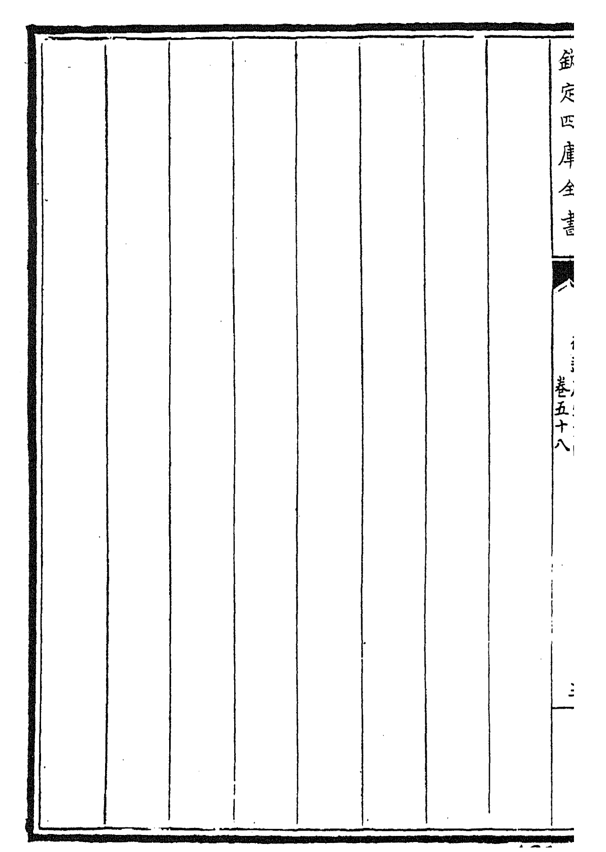
曰非其性可乎

无咎者善補過也易莫大於无咎无咎則无悔无吝吉固自天祐之凶亦非自我作之也吉凶悔吝若循環然凶必悔悔則之乎吉矣吉易吝吝則之乎凶矣无咎則無所之也凝命之本也曷由无咎在善補過聖人不大無過大補過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不大無過也仲虺之誥曰惟王改過不吝大補過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王安石傲佷明

德以亂天常蒼生之被其害者以百萬計不止無德矣然猶不礙其為有言言果足重乎哉自宋以來重其文字明茅坤不能删也以之殿八家儲欣益李翺孫樵而為十而亦不能删王安石而為九也則今者亦姑存之曾鞏不云乎以戒則明何必滅其籍哉使天下讀原過而歎有如是之言而怙過如是讀進說而歎有如是之言而巧進如是則為人君者知詐偽萬端而不敢輕信以其國委人為人臣者知詐偽萬端雖爵可至王名可



至配享宗廟配享孔子文可列於學官誦於後世而卒無解於小人之號千古比之荆舒是懲則詐偽者其或可休乎然則其文誠安可不録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八

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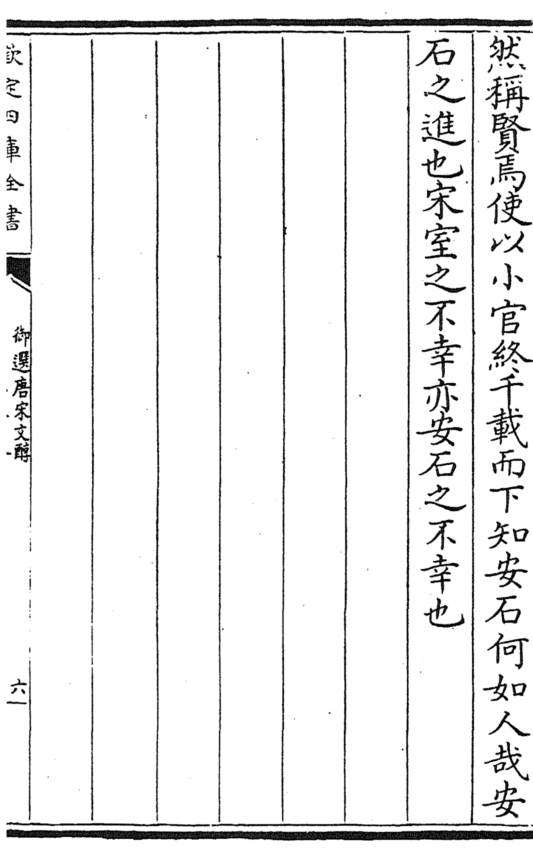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

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并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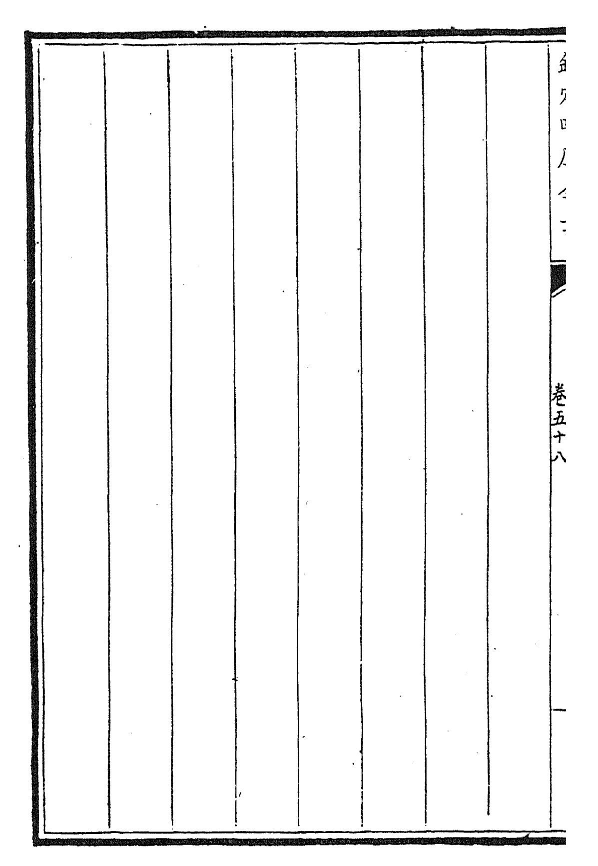
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

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呂誨劾安石辭小官不辭大官安石仕未顯衆君子翕



然稱賢焉使以小官終千載而下知安石何如人哉安石之進也宋室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卷五十八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隷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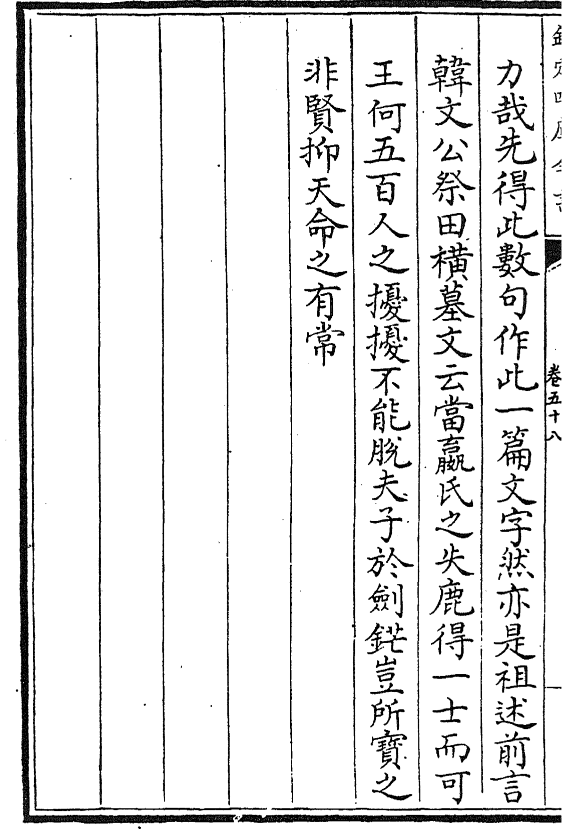
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人而已耶

勸學之意宛轉切至為子弟者所宜誦然學何學乎宜先辨志矣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謝枋得曰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



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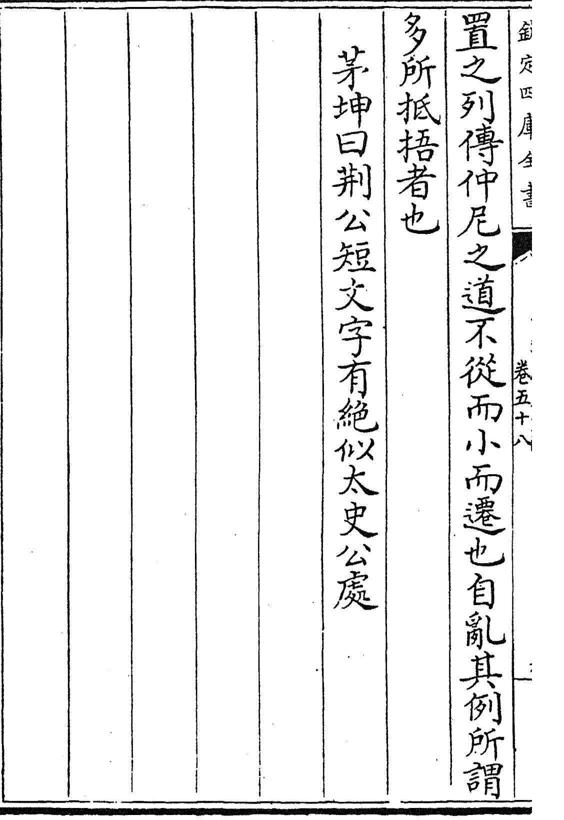
韓文公祭田横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

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鋩豈所寶之

非賢抑天命之有常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舃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



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

多所抵捂者也

茅坤曰荆公短文字有絶似太史公處

與趙高書

某啟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强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强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倔强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

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盖明示開納所以息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儲欣曰絶似漢人指揮機宜文字

答段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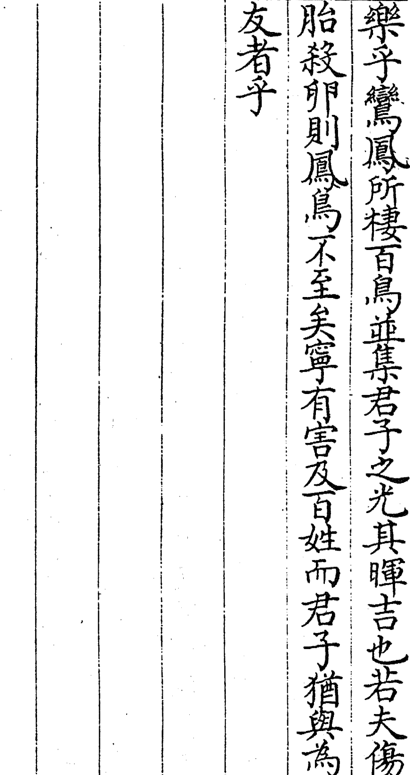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纎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禄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頼

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
犖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鼻之也宜足下深攻之
也於鼻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
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犖
之迹固然邪然犖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
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犖
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
之矣犖聞之輒瞿然犖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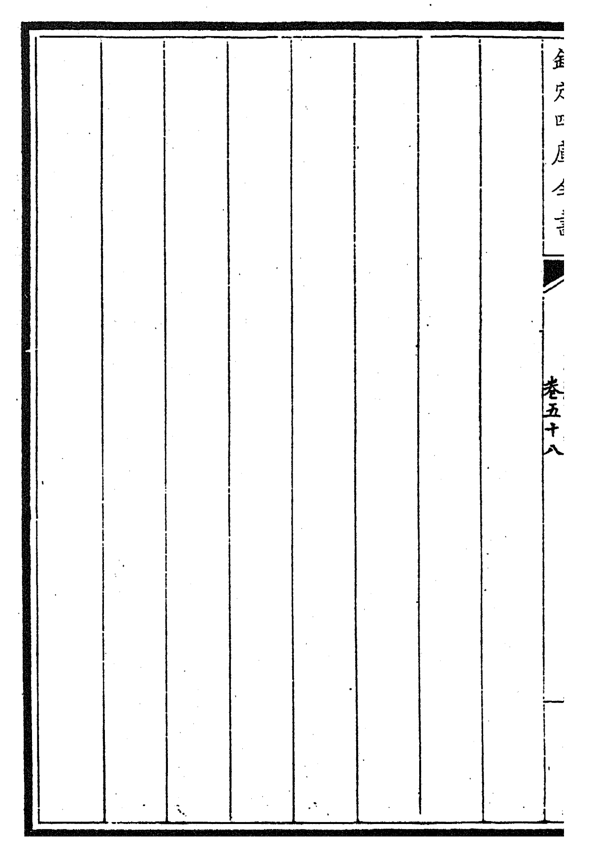
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絶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嘗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

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聽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安石罷相後甞歎曰平昔交遊皆以國事相絶曾輩傳



曰安石得志後遂與之異予言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鸞鳳所棲百鳥並集君子之光其暉吉也若夫傷胎殺卵則鳳鳥不至矣寧有害及百姓而君子猶與為友者乎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輙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奬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

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竊覬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

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廼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盖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而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

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强之辨不能為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荅不宣

唐順之曰歐公上范司諫書婉而切荊公與田正言書直而勁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

蓋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

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

無黨私之嫌茍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李光地曰此古今升降一大節目此篇議論亦大關係韓子之不為史官意亦如此而有難顯言者故以鬼神禍福自說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

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廸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冐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

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

詔頌焉謹序

此安石誤宋之根也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茍可養人不必其法出自周公也九夷八蠻皆聖人所

樂取茍為百姓所患苦雖扳周公以證之無濟於敗若

夫文則洵美矣然亦有自然流露而不可掩者禹之於

舜也見而知之也則其言曰無若丹朱傲安石之於

神宗也則其言曰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

為庶幾焉嗚呼可以鑒矣

詩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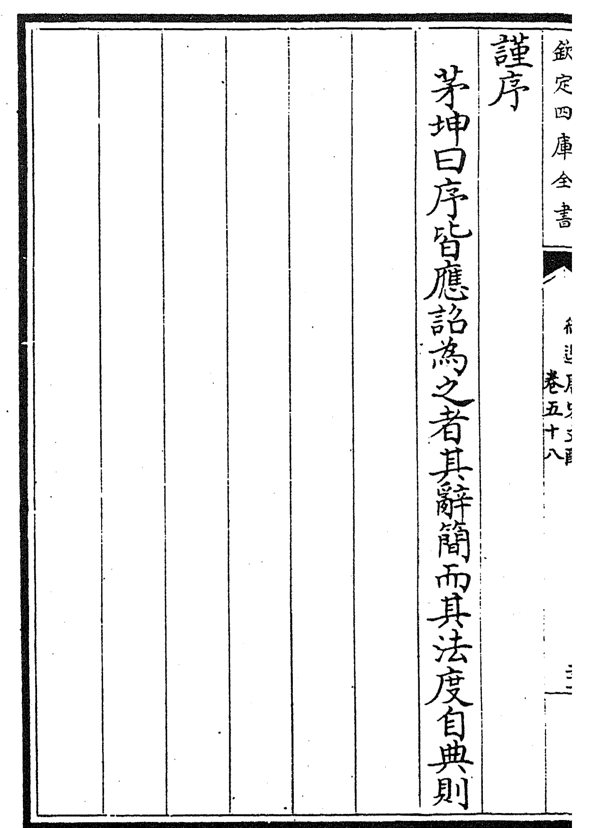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

神囿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悔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儲欣曰抑損處得體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智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也歟



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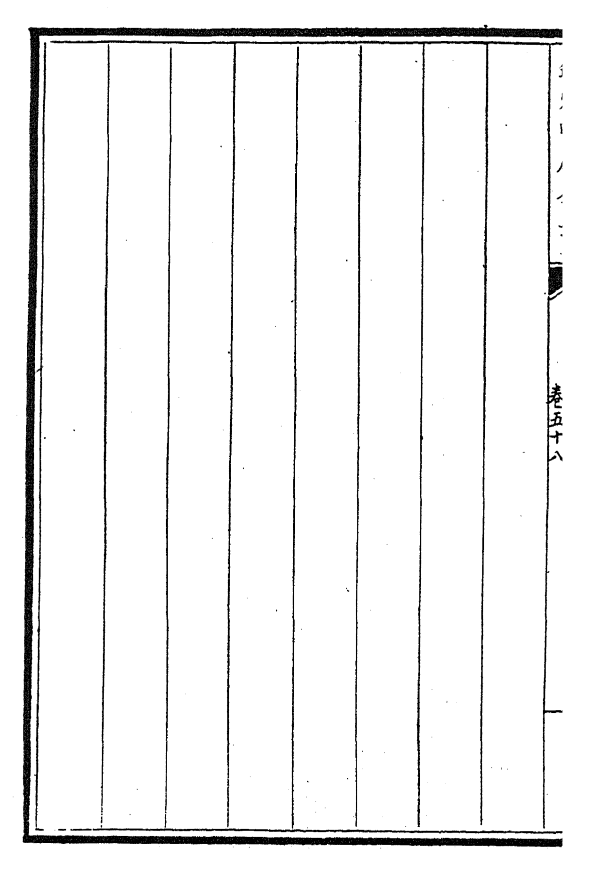
茅坤曰序皆應詔為之者其辭簡而其法度自典則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址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

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茅坤曰覽之如遊峭壁邃谷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

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竒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盖其好竒如此噫芝之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李光地曰與墨池同一機軸盖曾王文極有相似者

遊襃禪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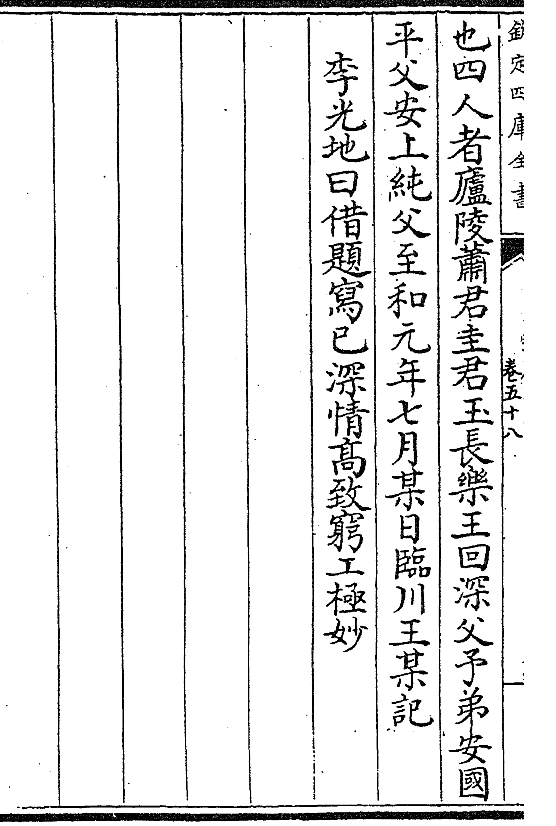
襃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襃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襃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襃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盖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

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余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

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予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

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李光地曰借題寫已深情高致窮工極妙



祭范潁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

解不以刑加滑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齕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彦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隣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内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强彼闒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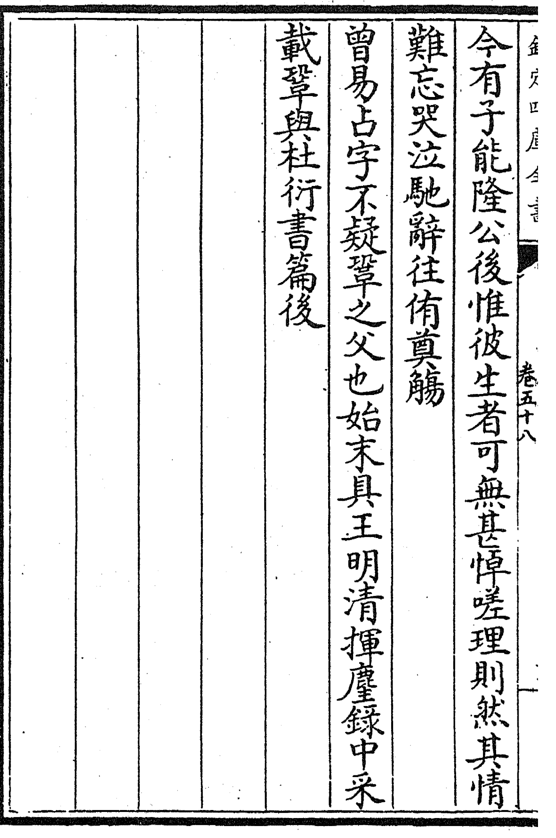
外身屯道蹇謂宜耇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
盍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
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
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
家孰堙於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
洟馳辭以贊醪羞

茅坤曰范公為一代殊絕人物荊公祭文亦極力摹

寫涕洟嗚咽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蜕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



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曾易占字不疑鞏之父也始末具王明清揮麈錄中采載鞏與杜衍書篇後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歴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内外諸怨惡修者為惡言欲傾修鋭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脱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

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譏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輙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盖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陜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

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陜聞再戍太怨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陜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陜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

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從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

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為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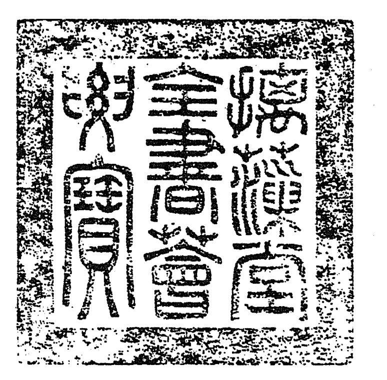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慰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

銘

茅坤曰以剛字叙蘇君意氣以仁智二字決其吏業

感慨中有法度

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王　錦